

1992年,第一次里约地球峰会表明,经济安全和人类福祉主要依赖于环境产品和服务。但20年过去了,当时发现的经济问题仍然存在,又有新的问题冒出来。

在当前的全球经济框架下,日益加剧的竞争和大规模的经济活动已经伤害了环境、生产者和消费者。在贫困变得根深蒂固的同时,不可持续消费的新问题也在不断加剧。全世界几乎三分之一的人口还在每天不到2美元的贫困线上挣扎,富裕国家居民的生活方式导致他们生态足迹的规模超过地球承受力的三到五倍。

然而,也有迹象表明,1992年里约会议以来,政府和产业界对于保护环境和社会资产的要求越来越敏感。尽管大多数企业仍然保持沉默,但有一些已经开始披露其生态足迹和可持续表现的信息。公众的关注度也在提高:“环球扫描”2010年对23个国家的一项调查显示,人们最关注的头两大问题,一个是经济的不可持续状态,一个是贫困和环境破坏。

气候变化的威胁和对当前经济危机出路的探索,使得现在成为一个进行反省的重要时刻。200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决定再举行一次里约地球峰会。只有当人们形成全面的、前瞻的和创新性的认识,2012年里约地球峰会才有可能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如果2012年里约会议的结果只是简单重复过去协议的“共识文件”,反映与会政府官员关于改变的最低共同意愿,或者只是一个更无力和难以实施的协议,那么它将是一个完全的失败。更重要的是要重视现有目标的落实和对行动的负责。会议必须制定出强有力且可实施的协议,不会让各国困于无止境的管理工作,而是进行真正的改变。它必须敦促各国做出单边或共同的政治承诺,承诺进行改变或负起责任。

2012年里约会议必须直接解决治理和经济系统的转型问题(它们正是不可持续行为的基础),而不是改善某个单独的问题或者只是解决症状。一个共识已经在日益形成,即我们必须重视一些根本性因素,这些因素让我们不公正、低效率和不可持续的行为根深蒂固,让世界上许多人陷于贫困。

□综合



当地时间2012年6月14日,巴西里约热内卢,前来参加“里约+20”峰会的巴西部落酋长Raoni在发布会上向记者表达自己的诉求。Raoni是巴西著名的部落酋长,因致力于保护亚马孙雨林与原住民文化而闻名全球。他把一块轻木做的唇盘嵌入下嘴唇,含义是随时为保卫部落土地而战死。



第二次机会 经济必须转型

保护地球,刻不容缓

经济范式转换

1992年里约地球峰会赋予我们的理念,是一种为个人、社区和社会创造一系列社会、环境和经济效益的经济理念;是一种恢复和保护生态系统弹性、从而保护其许多功能的环境治理理念;是一种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公平分配环境利益和成本的发展理念。

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理念,但为它而采取的行动非常有限而且已经停滞。里约地球峰会二十年后,我们发现自己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环境、社会和经济危机,经济结构本身不是解决办法而是问题的一部分。

普遍的刺激和股市活动都把盈利置于自然和生计保护之上。财政政策和投资协议包含了破坏环境的条款,比如对化石燃料开采、提炼和消费的补贴,以及对水和土地等有限资源过度消费的鼓励。而且税收机制的对象也是就业等“好”东西,而非环境破坏等“坏”事情。

过去三十年对工业管理的放松导致劳动力标准的下降,社会福利政策的弱化,尽管1992年里约会议的协议广为人知,但环境仍然遭受巨大破坏。这个经济范式(依靠债务和化石燃料为动力,以破坏就业为代价靠消费推动增长)普及到全球,但我们今天仍然要依靠它来解决由它自身制造出的问题。

如果我们真的要影响环境和增长“脱钩”,必须对生产、贸易和消费方式进行深刻的结构性变革。最终实现绿色经济只意味着一件事情,那就是经济范式的转型。这个程度的改变是可能的,但时间已经越来越紧迫了。

改变的种子

哥本哈根会议的缺乏进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许多国家政府令人失望的无所作为。相比之下,斯里兰卡、哥斯达黎加、马尔代夫和帕劳已经显示出走碳中和发展道路的的决心和领导力量。其他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也必须表现出同样的勇气。

这必须包括对发展进程的重新定义。目前的许多问题都是由GDP驱动的政策导致的,人们日益认识到新途径和新指数的必要性。不丹已经抛弃了GDP,改用“国民幸福总值”。其他国家也在努力寻求新的衡量标准,并期待得到广泛应用。最引人注目的是,法国建立一个团队,为全球衡量体系的制定提供建议方案,这个体系强调人们的福利,而非经济生产。

在石油危机、环境灾难和气候变化拯救行动的激发下,一些国家已经在国家战略中强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圭亚那是全世界第一个提出低碳发展规划的国家,这个规划的核心是气候变化缓解行动,主要内容是对其广袤森林的管理和从国际基金中获得的收入的投资。还有一些国家抓住经济危机提供的机会,把国家经济调整到绿色发展的方向,韩国一揽子财政刺激计划中81%的金额都被定为绿色投资。

与此同时,德国现有的25万个可再生能源部门就业机会到2020年有望增加两倍,到2030年可以达到90万个。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风电设备制造国,在2008年拥有112万个可再生能源相关工作机会,这个数字以每年10万个的速度增加。绿色就业这一领域正在发生真正的进步,但

仍然有更大的空间。

然而,现在对绿色经济的形成做出贡献的力量并非来自政府或者主流产业部门,而是一些经常被忽视的经济主体。举个例子,废品回收业在全世界让数以百万计的城市贫民得以就业,他们之前通常境况悲惨。这些经济主体的贡献非但很少被列入经济规划,而且在很多国家还会遭到系统性的排斥。在经济中必须认可、扩大并强化这些行动,它们能够产生积极的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能源生产和消费仍将是温室气体的最大排放者,但在立法和短缺加剧的驱动下,能源也是新的绿色措施最盛行的部门。填补电网空白和促进节能是两个不同的目标,但可以通过小规模供电把它们合二为一。比如,孟加拉国的农村合作已经让250万户用上了电,输电损耗大大减小,电费也降低到原来的95%。

哥伦比亚的波哥大建立了一个快速公共汽车运营系统,它使用的高速车辆排放的二氧化碳比传统公共汽车系统少很多。拥有十多万人口的英国城镇沃金拥有一个分布式能源生产系统,建立了一个本地发电体系,通过太阳能、风能、水力、生物能和天然气等多种形式发电,并向公私建筑提供暖气、冷气、照明和电力。

依靠可再生能源的“开源”只能解决问题的一半,为了更加有效,还必须从需求的方面“节流”来解决气候变化的成因问题。能够马上开发的可再生能源并不足以应对持续上涨的能源需求。抑制需求的措施,一方面是提高能效(已经由工业部门率先展开),一方面是遏制毫无节制的消费主义。

更多的亟需

上面的措施都是迈向绿色经济理念的重要步骤,但只靠它们还不足以实现我们期待的转型。这个转型将依靠在发展理解和追求中根本性的全球转变。我们必须改变世界讨论经济的语言体系,这样才能和新自由主义范式彻底决裂。这个范式曾经发挥过一点好作用,但更多的是把我们的地球和大多数人推向深渊。2012年里约会议将帮助世界理解和实现巨大的转变。

为打破“束缚”世界的现有体系和基础设施(比如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运输系统,支离破碎的决策过程和全球挑战面前的国家或地方法规限制),必须有更彻底的创新过程和途径。很多情况下,必须有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和产业加入到自下而上的创新中来,社区或工作场所的创新指明了社会重组的道路。这种束缚在市场环境中也许不那么根深蒂固。

单靠市场或政府的力量来保护环境的做法已经失败了。现在需要的是持续的全球行动,配合以完备的财政机制,以拯救流失的土壤、污染的水体、退化的森林和渔业,以及其他的自然资源,并鼓励向“绿色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向社会提供各种无穷无尽的商品和服务,从保护树木、不受水灾,到休闲和清洁饮水。

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成果的盈利性越强,产业界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性就越高。这不仅需要制定合理的价格,还要恰当地激励。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国际贸易和金融机制经常会破坏这一方面的努力。但是,这些机制也可以成为走向可持续世界的重要伙伴。